

桑名前
修遺書

蒙齋先生文集別錄

一

葉名前修遺書二

蒙齋先生文集別錄

附志如左

遺書編纂取板所刊

蒙齋先生文集別錄卷之一

桑名 秋山 斷 校

酬夢編

文化丙寅夏四月望發家煙靄蓬勃行樹滴翠顧瞻南湖水如鑿銀是晴兆也明神村在山脊與毛二州以村心為界不知者或以此為古關址非也古道距此東在二里抵蘆野壘壁在市東昔者須藤氏有那須子孫分為七族蘆野氏其一也抵伊王野遺墟在村北壇壝門廡故迹可辨伊王野氏亦那須氏族其國嘗除臣子流離多墮編氓村無釀戶所賣皆我白河醕滕伯鵠先余在黑羽相與登大雄寺後山所謂那須原蒼々茫茫平楚數十里西南至高原二荒諸山麓而窮焉眾水流其間脈絡分合東西糾紛如銀蛇鬪然暮景漸迫上方昏黑獨見西山紅雲一縷殘照未歛夜歸



逆旅置酒以尋餘興、
 十六日買舟下那加水、問之土人曰、是水發源本州西山、東南經
 常州那加郡而入海、水名由是起、岸高川低、巨石起伏、激浪箭奔、
 舟駕之、危甚、篙人巧與峽石避、其間爭毫末、余乃激昂曰、如非見
 此、可懼則何有此快乎、伯鶴曰、是可酌也、恨無酒耳、余曰、佳境如
 此、胡借杜康、忽見一山當船頭、舟夫曰、是烏山城也、屋宇鱗次、市
 鄣擁簇、駐船京野、烏山在兩岸、京野在東、水正相對、買酒、酒味醜惡、果不能稱
 山水、人家比女、曝紙、關東紙佳處、烏山為最、抵成田、自此以東、山
 勢與已過者別、又有小流旁入、以是為毛常界、名曰兩國川、過此
 水流始慢、人相慶以忘危、岸頭小舍、吏人閱船、有載米粟、詰問其
 所由來、水府管內常平穀價、而絕糶糴、故其嚴如是、至青柳渡上
 陸、便水府北郭、

舟

十七日、周覽府內、城樓隍渠、規模宏壯、相傳因佐竹氏之舊構、中
 古大椽平國香亦據此地、是日、神祖諱辰、闔府士庶喧闐、
 廟庭、童丕舞蹈、挽所謂屋臺者、以巡街坊、士人擐甲、擁衛、神
 輿、見立原翠軒、柴田子統、有豪商咸章堂、性好古書、若遭古帖、則
 捐重價購藏、遂為敗產、鬻墨本為業、後疾失明、不能看字、乃摩挲
 墨跡以為娛、晚遊千波湖、湖南有吉田祠、扁曰第三宮、謂延喜式
 所載常州神祠中之第三祠也、後世淫邪盛興、而正祠寥落、今為
 表出者、亦義公遺政之一斑、
 十八日、發水府數里、地平草莽、村落稀少、北見笠間城樓起、樹杪
 抵穴戶、市鄣雜農、屋宇卑矮、南曰新坊、北曰舊坊、侯治所在二坊
 間、岩間愛宕山、石梯三百級、甚峻急、垂鐵鎖、以便攀登、祠廟小而
 清潔、掃除亦至、石數百株、或蒼或黝、為羊為狼、為猯為蛇、此遊所

經峯壑明媚，以是山爲第一。又南登男體山，絕頂有城墟，問之土人不知，余好閱古墟，其成於中古者，多據山巔，錄倉大草紙載，小田氏據男體山，與上杉禪助戰者，豈是墟乎？宿瓦井農家，一家數口，歌且春。

十九日，余志在樺山，盥漱畢而仰望之，翠色如屏，白雲縷々，隨生隨滅，行二里許，始至山脚，每六十步建小石碑，十二牌與溪遇，遇復離者數四，二十牌溪盡矣，溪盡而峻絕殊甚，顧見伯鷓，口如砥，膝、喉成鋸木聲，三十牌爲頂，頂狹而長，若行劍脊者三百許步，大石倚累，樹根糾纏，小祠叢立，禮瞻甚厭，下視眞壁，下館小栗諸邑，歷々如盆底物，南阪比登路更峻，如前有輓者，後有推者，一投脚乎此，則不能復中止，直下到一本杉，所謂一本杉，足尾山在南，樺山在北，山脚走來，二山合縫處，足尾祠在山頂，藥王堂在祠南，堂

中鐵屐草履數千雙相枕倚，土人言患脚疾者，精禱得驗，賽以是物，又南一里曰峯寺，懸崖百仞，觀音閣架其半腹，俯澗闌于心悸，足酸，自勵踏地板，餘響遙在谷底，宿湯袋，實筑波山脚。

二十日，遵山而南者一里所，鳥道一線，大石森然塞路而不可通者數所，有立者梯而登其上，有覆者穴而出其下，有仄者蝸附而行，其腰稍得平所，伯鷓踞吹煙，余戲曰：是煙焉知不爲山下雲也，而今我叫者亦豈不爲雷霆哉！絕頂雙立如馬耳，西尖名男體，東尖名女體，相傳天地融結初。

諸冊託跡斯山，故以名之，觀望之美，二尖大抵相侔，但男體極西北，女體盡東南，世人稱山亦有幸不幸，如筑波雖不甚高，以特起曠野中，其得名著也，然今一登之，赤城二荒皆可以相揖，而關左八州聚于一矚，乃知名不可虛得，山多老杉，蓋數百年物，道周石

僻冷々生水、即女男川源、

陽成帝有御製是也、大御堂者在南麓、壯宏煥發、三都之外、寺宇之盛亦所罕觀、綽楔揭扁曰天地開闢、抵小田、昔小田天庵兵強糧多、兼并數十郡、關東八雄、小田爲魁、後爲佐竹義重所滅、村端一臥石、平滑如砥、義重戰勝、閱首級于此、若有誤踏其上、至今必爲祟、又有古碑一基、字皆泐剝、聞之土人、藤藤房爲僧、匪跡流浪、久住於此而遂死、是其墓也、宿土浦、關東馬市所在有之、土浦爲盛、首夏作市、與羽之馬成群、筑波以東民屋、檐下掛小棚、綽楔、華麗清潔、飾以金銀、曰患痘之家、設位祭神、如幸患輕、則留以待後、或以假與人、

二十一日、買舟泛霞湖、湖上流承土浦城隍、有橋曰櫻花橋、解纜于此、舟背人家去、兩岸稍廣、蒲蘆繞渚、漁舟泝沿、物象雄麗、抵牛

米、風波打船頭、舟子曰、湖中險惡莫如於此處、若強東則恐有禍、乃就陸、至余吾、仙臺侯遙管常州一萬石、治所在龍崎、是其支村、路遇少年騎馬者百許人、曰鄉鄰有祭事、會集三十三村人、名此曰引御事、盛飾鞍韉、競驅健馬、爭殿最、騎法亦巧、馳突回旋、儼然武人、古稱關東出精兵、應信然、大杉祠罹災、土木草創、其神祠常陸坊海尊云、伊勢崎者亦一都會也、有土岐美濃守者、嘗據此地、雄視近郡、於是江戶崎名傳播四方、豪商造醬、味美、以角大爲號、二十二日、過神崎、刀水岐流爲二條、有舊刀新刀之稱、葦葭蒙密、沮洳數里、農民耕耘、皆圩田也、常總二州刀水爲界、刀水天下之大川、堤防決壞、水道屢移、州界亦隨變矣、滑川觀音閣、頗雄傑、所謂坂東三十三所之一、謁成田不動祠、人始未知其靈、優人柏筵首唱葦祠、於是豪商供施相厲、香花日昌、金碧焜耀、人之無知、爭

雖刀之利於人，而弄丘山之費於佛，若使之代其施，豈患其不爲仁人哉。至大須賀，見荒順德，順德曰：今滑川觀音閣，小田天庵所再造，總州本係千葉氏管內，而天庵興土木者，當時兵爭隣邦，相吞苟可得民心者，勉強爲之，小田氏之爲，蓋亦是耳。宿滑川，順德來語，夜五更地震。

二十三日，順德來送，至高岡，井上侯治所，有寺曰真城院，總州天台教中巨藍也，藏唐善月畫羅漢像十六幀，筆力猷美，具極變化奇品，村々插秧，大抵地阻十里，農器異制，蓋由田有鬆硬燥濕之不同也。至岩崎，有墟，曰鳥居，侯不削封時居此，佐原大邑，戶數盈萬，豪富集居，釀戶甚多，釀方倣伊丹池田，是以香味無雙，關東之釀，無出其右者，謁香取祠，東州祀典正，且古者莫如本祠及鹿島，雖殿堂碩大，幢影翻天，不以爲醜，祠下雞數十，逐人求食，拋菓餌。

以與之，啄々爭哺，宿津宮，見窪木修默，謀明日舟行。

二十四日，舟下刀水，村落据兩岸，田疇在堤外，男女赴業者，以舟爲脚，雖婦人小童，皆能操纜，是水國風土，雨降，臥睡篷底，舟人喚曰：大江來合，俄起觀之，刀水與霞湖合，渺漫無際，謁息栖祠，綽楔建水面，有二壘，在水底，每海潮盈，流波倒走，水悉爲鹹，獨壘中水不帶鹵氣，名曰忍潮井，又解纜至鹿島，鹿島香取息栖，謂之三社，其形鼎足，舟自香取至息栖，沿也，自息栖至鹿嶋，泝也，所謂潮來當三祠中央，白壁層樓，晶々臨江，皆妓屋，鹿島祠宏壯，勝香取，要石者在祠北，俗傳石根深，入下與地軸連，距鹿嶋二里，曰神戶原，二石佛夾路，是古鹿嶋第一綽楔所在，故曰神戶，因意伊勢神戶亦太廟第一門，今建桑名者，蓋成於後世也。

二十五日，路出汲上村，有寺曰威德院，漁父嘗網得觀音像，以藏

院中、村名因起焉、以網得爲汲上、頗欠的實、俗間命名往々有此類、縱山村、多老樅、土人曰、昔或饗飯於鹿島、神食罷、手插其箸於土、自生枝葉、故其木形狀殊異、村北有稱合戰塚、大小高卑、纍々相列、蓋京觀也、有耕其側、得古兵器、子生村、天女廟、池水回環、鯉魚不驚於人、大貫村臨海、大抵漁戶、大洗祠斗出海崖、祠下磯石爭立、風波雪噴、抵祝市、與大湊隔一水、大湊市鄽繁稠、而祝市皆妓樓、近世俚調稱祝市者、此市新腔、

二十六日、大湊有府公別莊、請吏見之、有樓東面、曰寅賓、有堂南面、曰已有、義公所命、樓上之望、海色杳冥、天水無界、凡海之廣莫如我東海、唯西人所謂亞弗利加洲在萬里外耳、村松虛空藏佛像、成於古良工手、稱天下三虛空藏之一、其側有天照皇廟、亦義公所營、當時天下雖窮壤遐陬、必競趨伊勢、歲三

十不詣者幾希矣、經過道途、慣見輕薄、啓遊蕩之心、義公憂之、禁民之赴伊勢、乃作此廟、使之歲時敬瞻、以達其情、宿太田、常州地、田畝膏沃、井々相連者、太田側近爲第一、中古佐竹氏創業自是地、

二十七日、登瑞龍山、山勢面東、松栢鬱葱、土白而埴、實土之良、爲府公葬地、龜趺圭頭、碑碣相列、支封之侯亦陪葬焉、問義公墳、展拜致敬、旁有明人朱魯瑣墓、嘗聞其操行之偉、哀其客死、跪以薦溪水祭之、文曰、嗚呼先生、遇中夏之亂離兮、踏蒼海之茫茫、經南國以間關兮、乍入我域以彷徨、夫省菴之耿介兮、願祿半以充其養、豈有名聲之素慕兮、俄見德輝而煌々、維義公之好學兮、求賢達而違々、聞先生之盛德兮、驅蒲輪以遙迎、待先生以賓師兮、牽子弟講倫常、嗚呼先生、有恢復中夏之志兮、卒埋客骨於常山之

陽、非先生之忠烈兮、胡使人垂涕以沾裳、雖無酒饌之致、莫兮、聊薦溪流以掛餘芳、尙饗祭畢去、至石奈阪、石皆白團如卵、村童曰、阪有觀音大士惜石、有持去者必患瘡、午後天陰風冷、時近梅天、故然、

二十八日、遙見手綱城、山小而木茂、女牆隱見、是府老臣中山氏新移太田於斯、土功猶半、赤濱有寺曰願入寺、僧曰辨初修眞言教、及遇日蓮、脫然悟入、乃誓營寺一千宇、以報其德、至作此寺、其數乃盈云、抵磯原、見野口一藏、天妃山枕海、大北川衝其西、滙爲潭、漁艇繫焉、我邦海運遇颶風、必祈金比羅神、不知有天妃之靈、獨水府有此祠、由朱魯瑛始、大北川在常州最北、故名、其大云者、非曰其水之大、以大爲最之義、至平瀉、逆旅蒞海、起樓、擇其最近海者以投宿、終夜聽潮、

二十九日、訪勿來關址、古道久蕪、蹊徑不可辨、荆榛中石祠双立、是爲關址、東帶海、西控山、險且得要、古人相土多得宜、大抵此類、山下有村、曰關田、古置關時、以其租稅供關費、城墟有在關田者、岡田左近居焉、有在土田者、柘原美濃據焉、柘原佐竹氏之長臣、岡田又爲其臣、岩城地、或分爲四郡、或分爲五郡、地志所載不一、岩城一郡名、而并爲數郡稱、蓋以古置岩城國、至今猶襲其稱也、我奧郡名無核實、不唯岩城、古以圍國爲三十六郡、今爲五十四郡者、不復知起何時、而其五十四郡互有挂漏、無一定之說、湯長谷、內藤侯治焉、市弗盈百戶、小邑也、湯本村、生溫泉、人家開槽以待浴客、其民非農非商、多游惰浮食之徒、村西山曰湯山、有石形類篋、篋者三、是古所謂三箱山、溫泉即三箱御湯也、信夫郡亦有湯泉稱鯖湖者、邦言三箱鯖湖相近、故土人主張、各以其地爲古

所稱湯泉、平城有板橋、長六十丈、橋下無水、地稍窪耳、若一日有雨、四山溪水乍集、行旅不通、故架之、有德尼者造之、故名曰尼子橋、德尼、藤原秀衡之姊妹、嫁于岩城、懷平泉不能忘、更命所居地曰平日泉、其平云者、今城治所在、泉云者、或以爲今本多侯所治之泉是也、或以爲平城西有白水村、是古泉地、後分其字爲白水二字、岩城地每五里建八幡祠、官皆置祀田、所謂御朱印地、俗謂之五里八幡、宿石川翁家、
三十日、雨降、石川翁燙酒烹魚、自虜州至奧州、地濱東海者三百餘里、魚美皆不及岩城、
五月朔、登赤井山、道過善昌寺、內藤侯嘗治本城、有美政、口碑所傳、班女可聞、寺藏侯像、恨出於拙手、面貌庸劣無生氣、至猪鼻、石川翁贈酒、蓋家釀也、山上老杉、斲茂、寺藏杉中、杉大者二株、在寺

前、曰老爺老婆、蓋言一山中杉之父母也、藥王堂、制度闕偉、鐘樓門廡、與此相稱、寺僧導至觀燈臺、夜方冥昧、現出龍燈、始二三炷耳、炯々明滅、乍增乍減、遂至四五十炷、稍々近山、其狀如人暗中銜煙管、徐行、僧曰、是火生海、逐溪漸泝、四更始達山、達輒挂于堂上杉枝、各其杉曰龍燈杉、余有嘗聞龍燈說、或曰山有水精、遠火必朝、其或然乎、入寺見其扁曰水精山、與或說符、然聖人於易曰澤中有火、革、又峨眉聖燈、古人所記、不一而足、造化伎倆、固非人知所能窮、余四更未睡、伯鷓鼻息、
二日、溪行無奇、宿三阪、岩城地至此而盡、本村地勢向西、似宜屬石川田村等、而猶隸岩城者、水生本村、各注東西、蓋因水分郡界也、

三日、路復在溪間、多歷村落、登八阪、始見鄉山、過前田川村、宿遠

醞甘美如蜜

四日伯鵠過菅川余直走觀石川瀑水勢倍常濁波滔天因昨夜
雨原野中有稱長者館牆壁塌壞遺址四圍意規摹壯大不翅村
豪之居今人以古稱長者者為富豪之號或曰郡縣正長之稱哺
時還入城余每往來武城路上遙見筑波煙鬢玉立秀色襲人登
陟之念時夕發夢寐今方得酬遂記是游名以酬夢云

蒙齋先生文集別錄卷之二

桑名 秋山 斷 校

有方錄

寬政八年夏五月予在昌平學受業于林公門我
公遣谷文晁西上京畿訪古器遺物因命予曰汝亦欲往乎乃應
行之也予退謀栗山先生先生曰諸生業須通古處今非讀書則
不通古非游都邑周覽風俗山水則不能處今而知務於是遂與
文晁俱游京畿欲更獨極西南州
公即賜黃金若干十星曰遐邇久暫惟汝所欲以益其所學也費
用所不足即有司而取之
五月廿八日夙抵文晁家喜多子慎奴安平從發佐士禮大子繩
安公綽餞予至飛鳥山下酒樓傾杯決去及板橋北村某尾池某

等亦辭、送者既盡、往者志專、時方梅節、其多雨雖當然、首途先遇泥濘深滑、意頗阻、濟戶田川、一名荒川、雲霧間駭、遠山微露、日脚垂數十里外、小憩蕨驛、或說秩父山澤民有壽至一百七歲、猶健、躬能汲炊、府召見賜錢物、其子歲七十九、扶掖至、育子孫幾及百口、文晁子慎從間道走岩槻寧親、予宿大宮驛、有水川祠、延喜中擇天下神祠以爲官祠、祀典預焉、延喜式載之、今求之州郡、其傳之正者不多得、而是乃儼然營造、亦稱大官之名、

廿九日、上尾驛與文晁子慎合、日華破雲、炎輝射人、暑殊甚、遇梧桐林、葉翠濯々、風鳴如雨、乃謂他日我當書齋植桐、記今日首途之壯、鴻巢驛、旁近村落、每旬以四九日會市、適值其日、家悉排鋪、布帛綿絲、茶蔬菓實、倚累層沓、喧闐街買、有寺曰勝願寺、門揭下馬牌、關東淨土教十八檀林之一、自發江戶地平、村墟相屬、禾黍

布田、桑柘接陰、然爲薪蒸被斧斤、希有大木、無復丘阜可登陟、騁望、大間村、福嶋、孝作知讀書、與文晁有舊、訪而宿、手畫方圓曲直、呢々譚古今郡縣建置沿革、地勢險易、所著有武藏志、猶稿、六月一日、孝作導至糖田村、村隸足立郡、昔鎌府時、以封藤九郎盛長、放光寺門側小宇曰藤九郎堂、茅覆柴扃、肖像古蒼、僧服合爪、雉髮眇目、骨相頗奇、中古人士老則入佛、盛長亦然乎、其眇目無所聞耳、箕田八幡祠、老樹繚繞、有碑、畧曰、源將軍經基、射藝絕倫、嘗試弓力、射竹貫之、竹叢在道周、爲古遺種、源氏諸將大底善射、蓋傳自經基、經基以右大臣藤能有之女甥、並傳射御秘訣、不惜渡邊綱、爲攝津之人、或又爲此鄉人、忍城一名行田、四方平疇、地非據高、深泥扶路、城以是爲險、成田氏數世治是、每因敵兵、是日執政吉田侯自日光還江戶、路逕此地、道路修潔、驛站肅整、吏

目夫馬紛集奔走利根水南岸置關誰可行旅關吏則忍侯臣屬
 水發源上州利根郡東南流關東地曠平故水渺漫無險漕運有
 便其利蒼生廣武藏上野以中流為界兩岸堤防特嚴若決決則
 國界為之伸縮宿館林相傳赤井法連初在青柳城欲改築之見
 童豎捕狐欲殺濟而放之老狐來謝曰曩僕兒危若非大人仁慈
 殆不免也願報大恩以要地乃導至今府城以其尾刷地如成綿
 菴者然及城成一合其規模後又遇寇至則霧縈隨作利害所在
 使不得伺因名之曰尾曳城又一名曰霞城

二日謁茂林寺寺昔有老僧掌庖厨其名守鶴不知何鄉人又不
 知何時入寺來常以一大鼎烹茶道眾盡日啜飲而不涸人少怪
 之後或窺其在閑室假睡舉體茸々皆毛老狸也寺不復用其鼎
 寶藏至今名分服茶釜童謠曰分服茶釜兮頓茁毛髮毛髮弗妨

兮剝去淨潔以傳此事遠延四方野田村南一水亂流岸頭建一
 木標以表上下毛州界大路一條自西亘東曰禮幣使道每年首
 夏
 勅奠幣於日光

天使由此度小生川田悉栽桑自此西北數郡地皆帶山風氣不
 漏泄俗勉業精蠶桑織造或富致巨萬足利有學校舊址小野篁
 為守創造今唯存聖廟門廡耳庖厨以下為浮屠所據春秋之薦
 俎豆之實皆其手而不過蔬筍之物也為之大息然

皇化隆盛日人文具備學校之設所在有之亦今泯然無聞而此
 學適在世人之美而稱之亦宜矣書庫嘗遭火焚蕩惜古書注解
 有世不傳物存焉但宋板十三經零本僅存每卷未必書文明某
 年某月上杉安房守憲實寄附山井貞物觀等以當時流行本校

合同異、簽題曰七經孟子校文、清人舶歸、大奇珍、於唐山復刻、孔子及十哲像、亦後世所置、孔子所冠似綸巾、手狀如有所把持、今失其物、好事者爲說曰、是非聖人、必諸葛武侯、然無確證耳、饒阿寺在廟西隣、足利氏爲先祖造立、修冥福、堂宇壯大、勝於聖廟可幾層、

三日、宿齋沐浴、謁聖廟、辭去、良介鷹巢大野諸山、起伏絡繹于足利之北、北高南低、特出在上者曰行道山、自發江戶當良維屬目者是也、井川世貢嘗曰、新田足利爲地、以山擁其背、以野豁其懷、東南清淑之氣、吸而不吐、醇勃停蓄、生英雄、今來觀其地、信不我欺也、足利西有渡瀨水、即小生川上流、亦以爲國界、古松醇葱、山不甚高、表々數十里、謂之金山、殘礎遺砌、橫瀨氏世守、今爲墟矣、有燒米石、蓋舊立倉儲之所、經兵燹而化、山木不承斧斤、非以城

墟、而以有大行院也、則爲

府朝初祖德川義季君創、銅瓦朱楹、殿宇巖然、其人雖僧形、氣習如官吏、動以法律周旋、金山產香菌、寺採以致、江戶、筐篚所至、道路避人、其巖類菟道茶壺、脇屋村、有觀音堂、秩父三十三所之一、觀世音以三十三所相爲聯屬、遍瞻禮之、喚曰巡禮、巡禮有西國、有秩父、有坂東、木票書鄉貫姓名、每堂納之、名曰打札、路取便利、縱橫經直、不必緣觀音定番之次、堂側老樅一株、拂雲、下有源義助墓、碑唯雕姓名耳、義助歿於豫州、其墓在此、以其食邑於是也、傍近村落、有大嶋、岩松、鳥山、篠塚等、源義貞起兵時、攀附羽翼者、與此村落同姓氏、多皆出於此、自古豪傑以類相應、大率如是也、四日、有寺曰大通寺、由良播磨守所創、營有古松一株、謂之加冠松、源義貞始加元服日、手植此樹、遺愛所存、紀以命松、世良田村、

有神祖廟、以方修葺、固扁外門、不可窺見、比日暑雨、青蚬螿人、毒如
蠶、驛馬駿怒、步趨不常、不可騎乘、宿高崎、屋皆板覆、鎮壓以石、
防颼風飄散、

五日、妙義峯在數里外、畧見奇絕狀、奴安平稱其奇、心身先脚已
飛、以時當梅節、陰晴乍變、山巒隱見、快悶交至、及已近山、雲茅全
消、日華方午、嶽巒崑崙、直上造天、巨石傾側、欲墜不墜、如有鬼物
維之、下入林樾、人家夾路、或逆旅、或酒肉舖、待瞻禮者為生、妙見
祠在山半腹、宏崇華潔、金碧焜耀、都下廟祠、不能過焉、樓門內多
鬻弓矢小樣、瞻禮者必取以為幣、下山沿溪、石巖奇秀、數里不斷、
或如人起行、或如拍肩而隨、或如蹲蟾蜍、或如怒猊、或如碑碣、或
如磬者俯而求杖、又有列壁中竅穴、熒々如星斗、麗天者、士人稱

是昔百合若麻呂自試弓力、其強破石、箭孔如此、是其道上所觀
耳、若登陟其間、東搜西索、雖亘旬積月、猶不能究其形狀之細、又
行數里、山勢增東、無他徑可由、關門據其險、安中侯遣吏視之、橫
川關是也、天正中、有大道寺某、穿溝渠以禦前田利家之所、左右
崖谷、雲霧填埋、不見其底、地非不險、然當其時、豐公傾天下兵以
東行、欲恃尋常溝瀆以拒旗幟之所、斥、宜致敗、取笑于世、宿坂
本驛、在碓氷東麓、自是以西接木曾、大率多山行、過六七日程、
可始達美濃、

六日、文晷早起云、碓氷在咫尺、登之、妙義眾峰簇々萃于目下、復
與昨日觀異、乃不覺鼓勇以上、畧極其頂、宿雲半解、遠望纔通、蒼
々茫茫、不辨際涯所在、古昔日本武尊東顧思、配偶、蓋是處也、俄
頃雲霧大合、咫尺不可望、嵐氣結如雨、滴々降樹杪、昔有定光者、

隱伏此處，時出行剽，及遇源賴光，校武藝服之，約以爲臣，即以稚
水爲姓，路右石磴數十級，上之有熊野權現祠，是爲信濃上野界，
山樹悉枯，無皮與枝，生物有草耳，沙土如寒灰，遇雨不黏起，天明
中，淺間岳噴火，煙焰漲天，或飛石爆裂，相擊于空中，碎屑紛々，落
燬石熬沙，木爲之髡，山爲之帖，掘取沙礫七八尺許，眞土始見，此
時災及坂東最甚，山岳震動，川澤決決，集入利根一川，是以利根
所逕，不問城邑田里，衝突一刷，遠拋之東海而究焉，予嘗聞之，今
視之於此，猶足寒膽，予問淺間所在，文晁指曰：如臥岡，不斫者，是
其大麓，而巔則入雲，如晴則不遠，顏咫尺，時々顧望却行，竟不見
之，鹽灘驛有川，此流所謂筑摩川，間甲越虎爭之地，在下流十餘
里，以道里稍遠，不到，宿八幡驛，主人曰：甲信間村落，舊壘遺隍，無
處無之，自武田信玄起，順者并之，逆者亡之，卒皆旣爲墟也，安平

疾，不得寢，五更吐瀉，并至蓋中暑也。

七日，安平瘡，母中方發，抵望月驛，有故墟，甲將山城守嘗居焉，驛
古出良馬，和歌所謂望月駒，蓋言產此者，信濃於今爲生馬國，大
底天下非多山澤國，不產牛馬，故如五畿東海西海道，山野墾辟，
無菱牧之閑地，牛馬不出也，然今驛蓄牡馬，而不養牝馬，行李頻
繁，馱送難給，嫌牝馬力劣，旁近村里，仍蓄牝產馬，宿和田，左右山
高，人家道路如在溝渠，陰雲出岫，日暮驟雨，夜涼無蚊，不用幘，
八日，上和田山，天下稱信多險艱，和田山最險而長，踰山六里，
而得達，諏訪驛，驛昇丁尤苦，此日雨後路滑，沙礫啣鞋，屢易鞋，半
腹以上，雲霾殊甚，微沫褻衣襟，鬚眉變白，予爲譴曰：馬氏五良，誰
辨其最好，子慎又曰：人悉是雲間陸子龍，撫掌大笑，漸至絕頂，有
憇亭，雖健丈夫罕不息，於是至孱弱，則往々委頓不能起，下山，風

回雨欄、飛揚雨衣、嵐氣切肌膚、口銜金丹壓之、至諏訪、日高猶可得往、而前途有鹽尻、山路復險峻、故止而宿焉、湯泉生驛中、有三眼、每眼開浴槽、諏訪祠、在驛南北兩端、春祀南祠、秋祀北祠、其西則鷺湖渺漫、波碧粲白、陰晴變化、視之湖上最奇、湖側高島城樓、檣粉壁、浮動委波、冬寒、則湖凍腹堅、牛馬逐冰上、則徑、其欲先渡、有狐必聲渡、春水將陷、狐復鳴渡、蓋狐多疑、結凝融解、能伏聽水不誤、人因爲候、驛有巨葦者、善画蒲萄、訪之不在、予右順苛留、供齋羹、味佳、湖中所捕、

九日、鹽尻山、自湖北登、回顧鷺湖、浮雲破綻、漏泄日氣、淡碧深綠、浮白沈紅、水天各自成幾樣、穀文、文晁倒載、寫小景、湖南一方山低而遠、晴日則富岳自其處露出、人往東海道者、皆見其面、往未曾者、獨於此阪得視其背、是以人時奇賞也、此日不見、梅天多陰、

時恐特

客途失名山、雖是其常、可恨、洗馬驛、是爲木曾谷口、溪流活々、爲犀川、兩岸薄立、冰齧南岸、則取道北崖、迨北崖、則復道南岸、道與水相左右、洗馬語聲與狹通、蓋變字名地也、往々見飛泉、洒落可愛觀、由比日霖潦、平生或不然、王摩詰謂山中一夜雨、樹表百重泉、光景想似此、宿椋井驛、

十日、鳥居山、谿間二水互發、東流者、犀川之上源、西流、則木曾之濫觴也、自此西已、謝犀川、復與木曾水相遵、得德恩寺、聞藏源義仲畫像、請見之、不許、距寺一里許、有墟、爲義仲之所據、福嶋於木曾、山深谷奧、路隘而水勢猛、山村氏爲源義仲裔、世居此地、得封於官、奉命於尾侯、古所謂附庸者似也、置關視出入地勢得宜、如阻此爲戍、雖衆不足、以檜作笠、市多賣之、駒岳巍々、立雲表、今方仲夏、猶見雪斑、三冬雪中者、望之則形狀更奇、殆如白馬俯

桑維翰傳
卷之四
別錄

秩因得名焉。往木曾者，從山東轉遶其地，遂又出其西，故數日猶在其山脚。入蜀者，所謂三朝三暮黃牛如一者，其或有肖乎御嶽。在西北，崇高入霄漢，與駒岳相抗，其陰則爲飛彈國，其衆水來注焉。木曾水始大，沓掛以西，溪石特怪，石立則衝而繞之，偃則駕而墮之，斜且平，則走且急之。水本無形，依石生變，所謂棧道亦在斯地。嚮者尾侯仁於行旅，大作徒役，壘石水底，上陞岸腹，遂齊路面，留架棧少許，以存遺蹤，因無復昔時險阨之虞。山榴花盛開，點綴于石間，亦奇。宿上松驛，逆旅婦見人，執衣挽留，可厭。十一日，寢醒村中，入華表，搆院俯溪，一道人守之，溪中一巨石，出水數尺，上廣平，可坐百人，名曰寢醒牀。牀與岸東，相爲陔隘，蹙則激，伸則漫，水之性然，是以嵩悍殊甚。相傳浦島子釣魚於此，夢騎神龜，遊水府，龜化爲美人，留浦島子爲婦，極富貴樂，及夢覺，過數

世，因是名寢醒。世相傳，有浦島子傳云，丹後國人，其事在雄略帝時，然其所述，與隋唐小說相似，近出於風流才子虛架托寓乎。一觀七錢道人，以是爲利，以蕎麥造麪絲，頗有佳名，蕎麥喜生寒冷地，味亦美，天下嘗不知食蕎麥，信人始飯食之，於今嗜而燄之，比膏粱之甘，天下徧矣。至御殿村，始與木曾川離，淙々聲斷於耳。有園原先生者墓，其碑陰云，先生御殿神祠官，好學耽古，著木曾古道志，以奉尾公，其子孫在村中，訪問其書，無有，曰，先生在時，恐其書流傳，使世知其要害，則不秘也，乃不存稿，我服其用心之縝密。上馬籠山，有瀑雙瀉，名曰雌雄瀑，木曾爲地，山高而重，水往其間，地可耕者甚鮮，道路脩治，橋梁完繕，畧無虛歲，是以租稅入費且足焉，其利獨在山木，檜栢杉樅，蒙峰豆谷，斧斤斬之，船筏浮之，不數日達尾州，天下言材良者，以木曾爲最，宿落合。

桑維翰傳
卷之四
別錄

十二日、下阪十餘里、阪究有川、曰落合、謂二水來合處、曰落合、美濃信濃以斯水爲界、人言信濃國地最高乎諸國、今以下阪遠、信其言不欺、陰霖數日、取麥生耳、白杵空不樁、民有怨嗟聲、中津川驛、山川溫藉、市鄙頗富、屋宇茅覆、氣蒙酷似吾白河、有禰津甚平是行碑、所謂五輪塔、文字漫漶不可讀、是行事錄府、封信濃松代、桔梗原有怪禽、利背銳距、軀傷害人物、人懼羽翮健、名曰八重羽神雉、是行千金購鷹、使之搏擊、神雉與鬪、毛雨翎風、冲天數日、頭尾輪轉、卒墜相死于大井驛三里所、有寺曰長國寺、藏是行牌子、及馬銜鞍具、古朴堅牢無飾、過十三山、盤陀屈曲、道路多山、則往往以十三或二十三稱之、不必爲實數、非限此地也、有西尾喜太郎墟、據其最高處、亦不知其居此在何時、與亡如何也、土岐盛時全濃爲其有、或亦在其時乎、宿大湫、

十三日、復與木曾水遇、經雨流急、船不得載馬、買小艇以濟、其深廣如江河、不復木曾中峻激滲瀾者、水外得山、峭直翠峯、石皆含光潤、草木如梳、石根入水、布成淵底、又往々露頭于水面、如水獸拗角、如鯨鯢現鱗、一紆一直、清鮮之狀盈掬、數按轡隘視、恨不竟日於此久之、然後去、水外山盡矣、而讓奇於水內、木石明媚、彼此殆似、忽覩老樹數十株、檀欒翳曠、支徑入其下、豁然崑洞、可展布十餘席、中安觀音大士像、石罅滴々水下、清冷透骨、予生一閑思、謂剪除榛莽、撤去掩翳、却退數百步、水上浮舟以望之、則其奇有更加焉、下乙阪、日已西沒、天際見樓櫓層出、粉壁帶日彩、縹渺如雲、即犬山城也、隔木曾水、地皆屬尾州、村步如見甘瓜、濃瓜則天下名品、其名真桑者、或說本邦古無有瓜、天正中、兵討朝鮮、持其種還、栽濃州真桑者尤美、宿鵜沼、陵霄華盛開、

十四日、丘垤累々、東西相對、謂之旌旗堆、大澤氏與織田信長戰敗焉、其時樹旌旗布陳、是其跡、大澤氏墟、距此東一里所、傍近山無事、樹木、岐阜一山、老樹鬱葱、如屯雲積氣、近之、斷崖千仞、攀折甚難、壯哉織田氏舉也、齋藤藤道三、據此城、雄視天下、古所謂稻葉山是也、信長依齋藤氏舊構、增葺營繕、更名岐阜、特欲以雅馴也、雖然有志并天下、特區々險阻、嘗見參遠創業之地、未有據高山崇嶺為城堡、是豈神算規摹之所自異也哉、濟飛彈川、水源發飛彈山中、故名焉、下此則改名墨股、墨讀如素、水至墨股、又蓋大、非用舟楫不可濟、天正中、黑田長政騎渡趨敵、其膽壯可畏、東岸有古柳樹、長政渡時援攀上岸、土人於今謂官兵衛柳、官兵衛者、長政表德、其柳六七年前就枯、小堂有佛像一軀、曰瀨踏地藏、相傳地藏佛化童導渡長政、謂先渡以量深淺曰瀨踏、又得久米川、

其大劣於墨股、西岸巨柳翳路、群鳥哇々、定巢枝極、糞洩染草木、腥風逆鼻、所謂草腥鷓鴣宿、即似是、樹外堤坊虹臥、數里不斷、若夏水怒漲、堤身一決、水浸大垣城、郊野悉為沙泥、壓斗斛之不收、是以大垣城秋冬際起徒役、苟有缺壞、竹落土豚、嚴備修築、大垣鄙多鬻紙、濃紙天下絕品、石田三成作亂、以大垣其為封地、據是為巢穴、

神祖駐軍垂井、有人薦柿實拳大者、神祖手握之曰、大柿既入我手、三軍皆賀、柿垣聲同、故道之祝、衆投宿渡邊順菴、谷春騰來見、

十五日、順菴春騰送至垂井驛、有古井、其水甘、雖遇大旱、未嘗乾、居民汲炊取足、故舊名之曰足井、垂足語聲相近、故變、關原驛北、慶長中伐西兵破之、數十萬性命墜之、英武戡定、大受天命、營

壘蹤跡、一友可指點、是日風雨慘澹、燐火鬼哭、彷彿欲觸耳耳、番
 場驛、檻泉生山脚、至清可鑑、毛髮相傳、驛南數里山有養老瀑、落
 地滲枯潛伏、至此復發、未知其果信否、以此泉涵麪絲殮之、冷如
 熨齒、道右數里得山、曰居吹、方言蓬未制為艾者曰居吹、取是山
 蓬蒿製艾、極利於病、村市賣陳艾、然艾之名品、產下毛州者為是、
 以其地同名、而今襲取之、以在中土、其之見傳多於下毛州云、近
 江美濃界曰癡語村、東隣屬美濃、西家則隸近江、所隔一墻壁耳、
 是以二州人可臥枕相語、因取為名、得磨鐵山、喬松夾路、石被紋
 苔、起伏草間、未知其絕頂為有奇觀、而先覺其秀麗、不為凡境、及
 至其登窮山巔、眼界濶遠、琵琶一湖可俯而掬之、湖周回百餘里、
 水白山青、民家漁舟、城壘邑里、遠近錯落、稀密映發、可謂難為思
 也、嘗耳竹生島最奇、諦視湖面、宛然鏡中一點、大抵范文正公岳

蘇州府志卷之四 藝文志 雜錄 別錄

陽記、似為此地作、劉禹錫所謂遙望洞庭山翠色、白銀盤裡一青
 螺者、亦類為竹生寫景、本邦摺紳今古作者不乏、為是湖以國
 字作和歌文章、一誦之、使山川發響、其復何計、唯以文異體、今不
 道之、又謂畫工之為圖、大率皆美過其實、於琵琶湖、我嘗多觀其
 畫、悉不能當今日景象之半、兩畔人家、結構頗大、左者曰望湖亭、
 尤宜觀望、屏風題詩、韓人作、格調平穩、無甚奇骨、不敵江山之傲
 儼、山下岐路、右為北國道、彥根城隱映湖天、宿高宮、
 十六日、越智川水小、晴日東楚且、不流、若南風俄至、則暴漲病濟、
 是以諸侯東觀西就、使步戶守渡口、視其無悞、過此而相賀、昔此
 國有江南江北之稱、京極六角二族、恃兵爭強、以越智為小鴻溝、
 驟雨滂沱、雨衣箬笠、觀蓮於田中村、池廣僅十餘畝、生葉田田、今
 歲淫霖花遲、村長家篋藏舊花、就見有一莖著六七花、不唯並蒂

蘇州府志卷之四 藝文志 雜錄 別錄

人健步、聞有古器書畫類、不避寒暑風雨、不遠數十里、尋訪探索、必獲而還、號曰鐵足軒、蓋非足也、心所好也、京師人多好逐銅臭、此人甚廉、真卒不修邊幅、

二十日、見藤叔藏、藏古圖畫、又多蓄錦綉古異、皆大方寸許、帖而糊之、其人好奇務求異于人、尤不好浮圖、號曰無佛齋、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訪若槻毅齋、性沈靜、講求經書、通山崎家說、賴霞崖每推爲畏友、家在正護院森、遠望比叡山、近接加茂水、田園繞戶、窓其居與人物稱、人言飲加茂水三日、使腠理緻實、筋骨清通、見山本中郎北尾春徹、

二十三日、大德寺曝書畫器械、堂室所至、重沓展列、中有趙子昂書字、曰染雲爲柳葉、剪水作梨花、不是東風巧、何緣有歲華、其字

掌大、筆法猷美、蓋絕品、大抵京師古刹、所藏咸富、暑月曝之、平生深秘不敢出者、其時得寓目、文晁西上、職爲是故也、歸次過飲原子重、書賈持來皮日休聖廟碑墨本、亦佳品、

二十四日、謁北野菅公廟、遂出外郭、經小室、右入山間、樹林莽叢、奇石側立、溪水來澗、與人左右、每跨以約略、旣而二路雙引、左者爲高尾、右則爲梶尾、梶尾即高山寺所在、本邦始得茶種、先植梶尾、後移宇治、寺有鳥羽僧正畫三卷、輓近學鳥羽畫法、成鄙俗戲筆、是末流之弊、如此卷、筆路縱橫、風韻溢紙、作蝦蟇嫁娶圖、亦秘不容易爲人發厨、文晁致上野凌雲院書以介之、是以得見之、下寺轉至槇尾高尾、以觀山水、高尾鐘銘有三絕稱、上樓弄觀、真偉物、楓樹蔭徑掩溪、當隈隩地、窈窕深靚、夏時故然、至于秋霜、紅黃相錯、觀楓之勝、四方傳稱、可以想也、

二十五日、拜見

禁門、不雕不髹、剗削木素、墻壁黃土塗之、白堊爲界五條、吾徒賤人制不得出入、或假託名目、被官衣帽、得出入宮掖、窺視之、我不欲爲之、凡京自大內至民庶屋、以天明八年春正月晦遇災、於今近十歲、竊聞燒前宮殿、規模因循、或失典故、有從臆度、更造之日、嚴命群工、考古徵今、百度完備、時我

公與大政、掌新宮室、西入京師、騶從寡約、車馬儉素、從前執政之行官、無如是者、然朝

天之儀、恭敬發中、進止合禮、松山侯

公兄前朝京師、衣冠車輿、一法前古、無所苟爲者、故京師俗雖好議評、於二侯則每稱曰白河威儀、松山故實、美其所希見也、宮室雖已成、民庶猶多未作家、每街衢必存閑地、其年災自定鼎平安

後莫暴焉、於今民猶言之、聳息、夜與子慎至下鴨、逐風涼於亂、游人雜選、謁鳴祠者、傍午咽路、腰刀遮欄、憩亭於水上、樹柱、葦箔四圍、煮茶待人、床下清淺、水聲洗暑、京師暑月、以四條河壩及糺爲納涼地、

二十六日、訪福井嚴助、同族隆助主一耶父子、以醫顯名、府朝聘舉、治功每多、主一耶嘗意石膏必治癆瘵、然以不經見而不驗之他人、後自病、喜曰、是可以試也、乃煎服數十日、雖無得效、不敢自疑、乃曰、苟非服而至死、則不足徵其無功也、及臨死、投七日、果無治也、其自信如此、又見皆川漪園、以儒鳴世、當時推爲耆宿、其學該博、至稗官小說道釋書、莫不盡讀、讀必有成說、曰、我之學問猶莫斯科未亞、近世傳言、西洋莫斯科未亞、有一婦人、稱帝、方併邦國、既及數十、拓地不休、漪園蓋以譬其注經釋史、及子及仙釋、

其不可中止、又見佐野少進、寡言沈靜、善通三禮、記性極厚、人或問阿州城上有樹凡幾株、少進對曰、松幾本、柏幾本、樅幾本、一々舉其數以不差、一見不忘、大概如此、
二十七日、謁西依成齋、年方九十五、猶矍鑠、喜對人談、古今得失、又健饑、一食或盡鷄鴨一匹、梁上橫眉尖刀重數十斤者、每日、萬一有事、我欲擁此刀以護衛、
禁闌、雖萬夫必辟易不進、氣概老猶壯、學承山崎闇齋統、筆法古蒼、爲予作二紙、視知足院曝書、又至方廣寺、觀明朝人衣服器玩、又有豐公所御飲食什器、刻鏤金玉、貼桐葉華、渾堅牢實、不似近日唯喜觀美、其質麤鬆、廬舍那佛像、大數十丈、堂庇之、其崇高可知、世稱曰大佛、則非此像、在寧京者、除二軀外、無可比者、豐氏所造、大抵足以駭人、

二十八日、日暎發京師、與文晁子慎別、獨身齋地圖一面、墨斗、詩文稿四本、雨衣袂服、各一、以黃袱韜裹自昇、抵伏見、人煙繁稠、以近京師、風氣頗似、昔時豐臣氏、或浪華、或此城、往來相居、其墟在市東山上、犁爲麥田、諸侯邸宅跡、植小木標、書曰某々邸跡、蓋土俗所爲耳、然可知者少々、而不可知者已多、慶長五年役、烏居元忠、松平家忠、內藤家長、松平近政等、爲神祖留守、及城陷、以身殉之、壯矣哉、買舟且飯於木津屋、三更舟發、舟不點燈、終夜昏黑、惟聞艣聲、已履聲、恐然于大衢、舟子曰、舟過澱城、今在橋下、又聞水聲、淙々、曰、此城無井、挽水城外、所謂水車、因意、國家廢圯、伏見城、慮京師屏蔽單薄、乃特命我先公、起役築此城、賜黃金若干、伏見城退村數百棍、其經營相度出、我

先公、或言謀之小、僦景感、至其水車機巧之工、天下盛稱、無賴子同舟、終夜喧嘩、五更就睡、二十九日、舟子喚曰、浪華城已在、前起、有揭篷、窺見樓櫓數十、羅列於女堞上、朝霞映發、蜃壁爛然、無有定彩、宛如天上樓臺、嗚呼、盛哉、豐臣氏、以是爲金城湯池、萬世無虞、國家一加兵、十萬強兵、無所用其守、敗衄受誅、誰謂非天授乎、不然、則固非人力可以攻也、兩岸植木綿花、以桔槔汲取澗水、且暮灌溉、又率百丈上挽路、或七八人、或八九人、以爲一隊、前人俯地、後人俯前人、至天滿橋下、上岸投山片某、又轉過懷德堂、見竹山翁及二子、午後游住吉、土人以是日祭祀、使有拳力者負燈竿、高二三丈許、樹木爲二層、或三層、下層連點燈籠四五十圓、中層減其數三分之一、上層又如之、童男女邪許從之、聞其祭天滿宮、群舟燒燈炬、煌々如晝、

浪華俗尚氣豪、是以每遇祭祀、相夸以燈乎、住吉祠宇罹災、土木假構、募緣四方、欲以興造復舊、以其名神、致財不吝、榜書姓名、贊數揭之、和歌者流、所謂岸上稚松、今有拂雲之勢、其方已歷幾世之歎、猶將催之、但謂之岸上、則不然、去水涯在一里餘、蓋泥沙歲集、民開墾之、濱海諸州如是者、所在有之、不足怪、七月一日、出弔篠田孝藏、喪其怙、爲尾藤先生賴霞崖之嶽丈、路次見濱田希庵、其人年未及而立、夙成聲譽、醫爲本業、旁巧書畫、又訪僧大惠於逆旅、二日、竹山翁以史學自負、選逸史、方成矣、請讀之、文章雅健、取捨有權、自古史書無此撰、濱田希庵拉余訪蕪葭堂主人、頃年風流好奇、稍々而出、集古書畫、品器械服玩、經此人鑑定、而價相增、三日、此日炎熱時甚、日昃、驟雨傾盆、氣息始甦、竹山翁聽諸生講

時恐特

蘇州府志卷之四十五 雜錄

孟子、余在旁聞之、

四日、竹山翁講說論語、士商雜然來聽、浪華舊無書院設、官賜宅地一區、營懷德堂、是以稍有向學者、爾來數十年矣、五日、見商賈集渡邊橋、交易五穀、人眾如雲、彼此相分、或隱語、或正言、喃喃呶々、約言定而散焉、有人經紀之、視其價值甚上而欲病、相結而不可解、則大潑斗水、如急風暴雨、人乃散而復集、更端而鬻買之、名曰相場、相場邦言也、謂一定物價之上下也、天下穀價、大抵因此相場、而貴賤同異相移、是蓋郡國之大權、寓之商賈之手、且不存之京師、江戶之間、委諸浪華何也、浪華者舟船所湊、東運西輸、不歷于此、則不得能、是以一日貿易數百巨萬、富豪射利、素封者多、儼然侯國、不為之稱貸者、為甚稀也、夫侯國雖小者、尚連數十里地、舉其財利、納於尺寸無土之商夫、雖勢使然、豈無

無恐有

制度之能救哉、須應廟堂謀議有處也、浪華則大坂之兼稱、山片某供織麩、潔白如嚼雪、寒液溢口、夜乘涼於難波橋、以觀煙火、岸上列榻、賣茶果、橋下舟船填咽、燈火煜々、中井曾弘倚橋欄、哦出危燈知有樓句、相繼遂成連句、六日、工持天龍吐水者來、其制造自西洋傳、與舊傳稱龍吐水者異、其物木箱外無長布囊、投一端於井中、加一端於屋上、以長杠一上一下、左右互敲、布囊吐水於屋上、淋々如建瓴、澀井某來語、是夕家々祭牛女、五彩書和歌及詩、以注竿頭、插牆壁、陸放翁曰、京口人以七月六日為七夕、今我俗亦然、不知何由為、此太早計、七日、見赤松文平杉本玄澤、又見中井履軒、此人隱操甚高、竹山翁弟、名曰積德、經學文章亦與竹山翁為伯仲、八日、

蘇州府志卷之四十五 雜錄

九日、將至四國、問舟可托、有阿州船、欲以明日發、乃與此約、阿州有厲禁、不挾過所者、不許上陸、入疆、於是就其藩邸、留守謀、留守予券書一通、山片氏爲余周旋之、十日、竹山翁命別酒、謝其厚遇而去、復過山片氏、喫飯乘舟、所謂五十石斛船也、二更解纜於道頓港、船舶群聚、舳艫相銜、駭女相撲、帆檣森然、如行林樾、江岸置一字、戈戟列植、張燈數炷、闔舟出入、舵手大呼以報曰、阿船一隻方發、岸上曰、聽了、即過此、松樹如戟、斜月在杪、水白影黑、微波湧珠玉、風聲如琴筑、真是新秋氣象、余賞情客思、併至兼動、行一里餘、水天空濶、不見際涯、左見燈光炯然、是爲住吉祠前石樓所燈、前者無此設、四方客船若遭風雨昏暗、不記江口所在、暗沙礁石、被災巨多、於是船戶會議、糾錢疊石起樓、每夜點火、又見水中施楨幹如築墻壁者、舟人曰、江口泥

壑

塞、以病舟行、官爲之除水漉泥、浚鑿去壑、礙、砦然有聲、視之鯉魚躍超楨幹、四更風、張帆南馳、十一日、夜已白、立蓬窓左望、蒼波渺漫、濃靄霏微、其際彷彿如見山、是爲淡路國、左顧、則和泉國近在數里、不帶煙霧、浦淑邑里、歷在眼、城堞逶迤、出沒樹間、爲岸和田城、又見屋大壁連表々然、遠望可異、其前者爲貝冢坊、奉淨土真教、導衆食錯、故富、後者爲飯左太郎、相傳

錯

神祖攻浪華城不利、退縮十餘里、士卒饑、求食于左太郎、其家巨富、有奴婢數百人、常爲之多炊、廼出以供之冷飯、神祖賞之、改姓賜飯氏、爾後數世、姓名相襲、一仍不諱、其不墜富、有如有冥助者、頃之、日高靄消、江山現真面目、澹々者與心靜、峩峩者與氣壯、旅愁忘、而賞情旺、手披地圖、眼閱水山、澄坐帆陰、以

徵其處所而恐一勝之或遺也我鄉白河在距海三十里地目未
觀大水及游江戶見大江浩蕩而心常壯之未嘗極泝沿泛舟之
娛是故浮海之游始於今日停手見淡路諸山翠黛分明無復今
朝彷彿日映風惡錠泊吹居浦
十二日黎明風歇舟循岸行絕壁斗峭其下竅穴大小數十深淺
不可測微波吞吐歎坎澹澹之聲可以應鼓節恨不同善笛者奏
一闋以和之東南見峯稜於山上是爲根來乃知紀州界已在近
一嶋牛臥于波濤松柏蒙密如蠹毛遍軀曰蓬嶋自此以北水帶
兩岸風波之患有所遮蔽南出過此即瀛海空濶亡羊數萬里外
雖夷鳴蠻嶼無有復人眼者退顧我後洲渚灣然弓曲以抱海水
和歌山城當其肥所和歌賀多二浦上下在其頰我舟奮飛激奔
如箭如離弦而發者和歌賀多共有勝槩名遠曠不悉可惜已而

風波險惡舟如簸揚一上一下朝天隨地臚手大怖曰牟鳴在近
可以暫避舵工叱之曰闔船所載非祭祀具哉後中元達則千金
糞土耳况牟鳴地小不可久維何太怯也西舶東臚北帆南舵馳
突回旋隨風轉化其眼在帆其手在舵足走而口叫雖一身挾十
手其捷不可噫予非爭利者欲持身保安烏計以遺跡試萬一於
危難也舟愈行風愈疾怒浪擊船腹泡沫紛飛衣中沾濡被席以
防輾轉自袞伏不能起舵工喚曰阿波雖在近我命已危矣顧淡
路福良可避耳乃轉舵正帆北馳迅疾直入兩山間有天女嶋當
中央如所謂樹而塞門船回就其陰避風繫船嶋上樹茂風號月
清氣冷旅情爲之動岸上即福良
十三日風不休楫手舵工聚首叢話猥雜可厭借脚舟於隣船漕
去上陸村北有八幡祠繞祠多古木每被颶風吹盤屈擁腫如經

人工移植人家假山足以可跨炎景烘人其陰來涼風披襟頌之、就村家飲食還宿本船南風仍疾、十四日降雨柁工曰是好風雨霽則風亦休復借脚舟就村沐浴梳髮村雖小有渾堂剃頭店有阿波小松舟亦避風來在余船側温酒煑羹以祝中元且寬余客愁其情可謝日暮風雨果共止此夜岸上有鐘鼓聲徹曉不休是爲所謂中元踊也上岸觀之街上置燈籠三基狀類墓碑男女著淨衣圍燈外圍結應鼓節以舞蹈又就新喪家於神主前歌舞主人供茶果送迎以勞之或謂今之踊云者非歌舞之謂也蓋昔哭踊之遺俗變凶爲嘉改哀爲樂甚者駕臆說曰於其祭爲舞蹈而樂先祖非也十五日平明舟發萬頃帖乎淺濤不皺西有山夾水屹立對峙如門礁石起頭而參差楫手指曰是即鳴門海中險惡是爲第一阿

波

波國逕迤在其南余徵立於舷左瞻右望弗能自己前日恐悸之地山靜水深澹然爲愉樂之區於是知憂成於恐懼樂生於安平船至阿波得河泝之爲吉野川源發土佐逕讚岐伊豫南入阿波東流注之四國東西長南北短是以水注南北海者未得大而早入焉其東西走者必大而吉野爲其最自別宮上岸與舵工辭入德嶋城不知武智叔倫家在何坊則不可投且逆旅忌獨人謝之余謀窮矣欲歸舵工屋渡板橋有喚余者視之近藤某也導至叔倫品坐語舊近藤某嘗在尾藤先生座能知我面十六日見岡田君章名波成勳城下三十六坊自十四夜至十六夜爲所謂踊者每坊一僧富者交以鐘鼓絃笛雜遝喧囂徹宵以止若淫及十七日候遣吏捕治十七日將至平嶋早發德嶋今年雨少隴畝乏水路側見踏翻車

挽水竿頭約青紙傘、自翳烈日、農夫且奢、用調度如是、得小松村、多豪戶、田植藍、刈取作餅、以傳他國、染帛舖每言用阿庭藍艸、顏色殊勝、松魚乾肉、以土佐爲名品、阿波次之、二物最以得利、村南奇岩十餘株、突兀枕倚、立于海岸、岩最大者、周圍三百步許、古樹盤屈、托根其門、如人施設、其下有天女閣、究至其頂、鷗鷺多棲、腥臭衝鼻、奇境爲之穢、炎威殊甚、蔭松櫛假寐、有人亦側我而休、我覺語、人曰、子單裝輕發、可怪、聞江戶每遣監者於四國、豈子亦是乎、我辨、益疑、自我公從政、開通正路、發摘伏姦、痛絕苞苴、或曰、竊發監人、伺察郡國官員清濁治績、故官人恐懼謹慎、無敢自縱者、此人意余爲是也、宿武衛氏、十八日、謁樓龍君、其爲人溫雅善詩、征夷將軍源義植子義冬、不

爲父所容、出寓阿州、以世居平嶋爲氏、名義根、號樓龍、稱右門、土俗喚阿波公方、公方有天下稱、源義滿始賜是號、後世襲稱、義冬無罪、嫡而被廢、故民哀稱之、至今乎、阿波侯待以賓客、屋宇類萬石以上、諸侯邸宅、少有夸門地色、余歎其非、所以全終、十九日、苛留供飲食、二十日、早辭平嶋、取舊路、復還德嶋、投叔倫、二十一日、城南大瀧山、有觀眺美、登後院、曰、白雲關、僧英居之、與叔倫訪語、布席於松樹下、德嶋形勝萃于一矚、叔倫指點說著、一不遺、小寺彥夫招余會、詩友、其室臨池、頗存幽致、扁曰清音亭、彥夫好書字、學賴霞崖翁、二十二日、雉兔園復集諸子、主僧元寔、妙齡善詩文、拙齋嘗以僧中一龍目之、木芙蓉以新仕阿波、來在座、共語江戶消息、

二十三日、僧英拉余過村瀨某、某嚮學栗山先生、因殷勤問先生起居、辭叔倫家、叔倫僧英送至城北郭、宿興源寺、寺侯檀越、故巨劑、

二十四日、至吉川、叔倫分手、僧英猶送、遂抵長谷寺、寺主約夜宿、午後趨見鳴門、歷四軒至岡崎、比屋以煮鹽爲生、地接撫養、撫養聲與武屋同、鹽田井然、彌望、民富於其利、欲以方金換銀子、京師西南侯國、必私制抄、使用國中、是以蓄銀子、錙錢者、尠、一老夫先導、喚渡濟土、佐泊嶋中、以沙石不可植、民釣漁爲業、深沙沒脛骨、秋陽熬之、如在洪爐中、脛骨欲焦、一石特起、爲妹脊岩、不詳其所以名、平布于波間、爲尾嶼、有圓山、生七大松樹、土人建立名目、喚圓山七本松、然不足爲勝、風馬數十隱、見於群松中、或下岸浴潮、自滾于沙、馴相嚙、怒相逐、仰鳴俯秣、是阿波牧地、自水際至山

烘

足、册落連亘、以防迭失、余渴甚、乞漁戶水、水帶鐵腥、不堪能飲、上山一里、地稍平所、細草茸々如茵、坐此俯臨鳴門、尤爲壯觀、阿波先侯嘗作亭館、時來騁望、先侯奢豪、國計耗縮、及今侯悉撤無用、遺趾存焉、世言鳴門景狀、如莊子所謂尾閭相似、今視之不然、蓋水底巨礁、岬嚙相連、其出水面者、猶數十株、最大而受名號者三、曰夷嶋、曰飛嶋、曰程嶋、南岸今我所踞、嶋角皆出者、而北岸、則淡路國南邊斗出海中者、兩岸相對、縮而相薄、不合者僅一里、外爲南溟、內者所謂播磨灘、故每潮汐盈虛、波頭層沓、漲廣盪狹、與彼巨礁排挨觸擊、盤渦如輪、旁輓兩岸、喧眩礚礚、聲震數十里、時有巨艦帆風而至、擊艦人皆瑟縮屏息、伏祈哀於天、惟舵工立船尾、與巨石曲折相避、以下、已而與盤渦遇、旋轉成規、三匝以流焉、然後人能言而起坐、必醒酒爲喜、導者曰、今潮猶穩、若月初三四日、

昏

驕濤奔騰、更有加焉、又曰、古者濤勢大激、響如震雷、遭其怒時、釜
甑盆缶爲之破裂、和泉式部嘗賦和歌、天吳爲感、乃收其暴、然其
辭鄙俚、恐後人僞託、北岸有新巖、昔在潮聲如吼、瀾波射天、七日
不休、一名僧坐岩修法、潮爲之退、因以氏巖、山下小祠中藏小瓶、
士俗稱曰御瓶、明神歲若枯旱、則闔村老幼摩挲拜跪祈雨、不出
三日必應矣、是以侯命屋而納之以爲神、還宿長谷寺、俱舍唯識
二書、於佛典極爲難讀、有一講師來自京師、是夜坐帳、集聽者百
餘人、有隆淳者、就余語、歎佛法衰、雖在聖人繩墨之外、亦厚於其
所道、可嘉、二十五日、山行三里許、達海岸、即在鳴門西、自是至讚岐國界、左
山右海、行沙礫煎熬中、炎輝殊赫、時遇喬松結蔭、涼風吹面、以療
煩、敲若不然、其爲道闕已久矣、入讚岐、地稍寬敞、引田村爲其小

市聚、投神崎寬齋、寬齋能書、又好論筆法、運華與呼吸、曰、不知
是書無精神、晉唐人作書、皆如是、不知其果信否、觀家藏趙宋名
賢親跡、籤題曰宋氏家藏、海鯽作羹、以供日、客途長遠、口腹亦不
可以不養、蓋厚情人、

二十六日、拜白鳥祠、土木壯大、相傳日本武尊駕白禽、自青霄下
降、止此不復去、後因建祠、與尾張熱田所傳表裏足徵、抵津田、古
松萬株、高低曲直、虬蛇殊狀、甚引涼風、宿志度、問志度寺所在、曰、
在村北、隔丘隴、據五劍山麓、壽永三年、佐藤次信親敵將強弓命
中、義經已危、驅出其間、披胸承箭、以身救主、義經收骸痛惜、贈葬
以所愛駿大夫驪、西塔辨慶與書、寺僧修法事、其書及大夫驪所
負鞍梁、志度寺今現存焉、寺北切海處、名真珠浦、世傳大職冠錄
足爲

帝疾故欲得蚌胎珠而進之乃通蠶婦謀之蠶婦以死許之深入水底得其珠割乳藏之以淨於是處因以名
 二十七日脇田舜民藏書畫玉石數十品訪且求見舜民以陶爲業志度窳南方名產吃茶飯決去道上五劍山始見一名八栗山栗山先生讚岐人生於是山下五峯同麓譬如駢指戴石爲頂故能峻急快銳比劍其下屋脊財露樹間是即志度寺道左有二墳大者爲佐藤次信墓碑則寬永中所追樹小者瘞大夫驪亦樹碑二墳之北則古戰場屋嶋橫長嶺臥其西五劍山高聳擁其東海水灣入風波無患平師奉

帝艤艦維此於地利爲宜源師在陸戰已接平師欲耻之船首注扇於竿喚曰源兵善射請射之那須與一當撰抽軍進馬波瀾動搖無有定準餘一以爲恐人力不可能乃冥目祈神鞭馬更進發斷

與

扇柄飄飄扇矢共飛敵將奇之起而舞餘一復射斃之今有二石一曰禱石其始祈神處一曰駐馬石後發箭處意其時此石無必存之後人因傍偶有石而托言乎或移置此石表出遺趾乎屋嶋有

安德帝廟帝崩在長門則此以其駐驛民特思以存之也有二渠雙流曰相引川潮盈虛二水必同故名方言軍中有斯語是故予始聞疑其故事熟問無然也逕牟禮至高松牟禮和名抄作武例文字但異耳聲則同投宿竹石山人家山人作畫有風致二十八日發高松欲上白峯問道農父指示便道謬聽失道我今所登正對白峯隔一牛鳴地然深谷窈然降復陟踰一里餘日暮雷雨且晡時後登白峰必會妖怪土人防而不登遙拜廟宇樹間見欄干嗟

帝英主也、其事一跌、竟崩於海表、因歎有志者取禍於亂世、雖帝王不免也、至國分寺、有逆旅二十餘椽、嫌予獨行、不肯宿、巷首有賣糲子家、就食充晚餐、主人憐志在夜行、謂余曰、雖屋破、猶宿否、余謝而請之、其室八席、只二席不壞裂耳、蚊虻群咬、點燭見之、榻裂無余幅、二十九日、路見清泉、自石溪注出、承以石槽、側立小堂如憇亭、土人喚之曰八十八水、船值颶風覆沒、汲此水灌溺死、八十八人皆甦、以爲神靈、乃爲營造、以異凡水、飲之極香冷、歌津市、富麗繁庶、一都之會、市西有山、遶之出海崖、即圓龜城、北望、嶋嶼相連、鹽飽七嶋是也、其實有十餘嶋、凡地以數呼者、世多加增其數、此獨省約者何耶、嶋有民居、村里大小不齊、租稅賦役悉除之、以恣民所食、欲熟、慣操舟、萬一有事、爲籍而用之也、自豐臣氏然也、入圓城、

宿尾池世德、迂德王村吳竹來語、

三十日、德王復來、亦見官武良藏、

八月朔日、辭世德、近世金比羅神威靈尤著、諸國信詣者日數千人、浪華以西乘舟到著、他港不許上岸、圓龜獨不問之、故自圓龜至金比羅廟、大路一條、可以比官道、竹兜馬匹相屬、有山獨立、削成數十仞、名曰飯山、又一名曰讚岐富士、富士之爲名山、天下固無可稱、若形相似、則雖小山必冒其名、然不直稱之、冠以其所在之地名、如薩摩富士、津輕富士、信夫富士是也、又北越有「三步富士」行道、遙「三步」間、望彌彥山、酷肖、過此則不然、皆所以別在峻者也、象頭山、古樹蒙密如毛、遠瞻已與他山澤々者異、其狀甚似畫人所描之象、金比羅廟在其眉眼所、堂宇峻高、似「土毛妙義祠」、閔壯則倍焉、自祠至市、相去數百武、兩畔立石欄、諸州豪富捐財、每

柱雕姓名石槩復百金基大小羅列至善通寺空海產此故後營此寺側有西行菴西行嘗隱處不與世通逆旅不復敢宿還至圓龜宿會舟舖自入讚岐逆旅忌獨行客尤甚余恐伊豫俗亦如此乃欲經中國以至九州故再到圓龜是夜無中國船焉

二日至多戶津尋舟亦復無航中國者乃仍就陸彌谷以名藍聞山如人立寺當其膺南北邁迤垂手抱之棟高現兩角秋暑且以空海舊地道流雜遯故不登觀音寺日暮其勝槩雖嘗聞亦暗中摸索所謂明月濱唯聞濤聲澹々耳嘗得其產磬石一塊時々鳴擊樂之此行欲併觀其山水而不得之雖費數日滯留本爲山水非可惜惟長途在前年華及仲秋客情如引去知有他日思到此則恨悔亦隨之沈吟久之遂捨去至大野原有豪戶某氏兼并迄一萬石築塲繚隍塼內不可伺視叫喚講槍法土人曰其家悞盜

講武比者盜殺良民逐捕甚急是以逆旅特不許輒宿余飢不能行舖于蕎麥店店主審余狀曰是不似惡少乃宿

三日歷和田濱復沿海岸沙石瑩徹多類珠璣山上有人家五六宇不復似農人曰是山讚岐伊豫界其宅封人之居無誰可之嚴川上縣夾川而邑焉遶數村一萬石爲其治所故書伊豫有河邊縣因聲近改字耳見毛利玄伯苛留因過宿猪川某乃二洲先生外親先生產此地以經學顯竟應聘江戶

四日發川上松櫛稍密見故川上塢主墳土人樹碑勒姓名年月本州自伊豫親王後更姓河野世々有之迨近世滅或其親族其詳不可知其餘德在民以歲時拜奠然問之無知其事業賢否爲何如雖公侯富貴至身後不過受此追思耳數里始與海別入山連峯接嶺此究彼繼溪谷深則必生水崖斷則必飛瀑殆如行木

深恐源緣

晉山中宿川側方通家、在關村、仍山中、方通好作畫竹、五日、方通引余一室、壁掛赤壁圖、障貼杜詩、皆清人所作、曰、雖好文學、山中幽僻、無可共語、惟以書畫為友、家事省約、行奴僕有法度、蓋一佳士、萬中方辭、驟雨滂沱、油衣透裏、沾遍身、至角川、水色如丹、以發深銅山、其氣薰染、水中石絕、蟲魚不復生、非綠雨、滯、余彷徨疑其淺深、揭衣趨其湍急、水果不及腰、銅山去、渡口僅一里、晴日、抽出其頂於眾山上、遇雨下、溪水暴長、登之、致狼狽、乃止、又數里、得鳴川、銅山諸溪皆滯、至此復見清水、津渡用篙長數丈者、舟子曰、如平生或可騰、水潦方集、如此湯火、因知銅山果不可勝、宿大戶、土人驅猪鹿害禾稼者、屢斃、放鳥銃、夜夢每覺、六日、早發大戶、至胡桃川、石色多青、間有奇者、自此復左右山高、氣象窘隘、登降甚勞、所謂石樵山、四國第一高山、今所過其麓耳、

往々山上黃穗離々、方見有秋、以其能產高地、謂之天粟、蓋稷別種也、如我陸奧、以山嶺委于不可播種、然以是種樹藝、安知不可為升也、櫻樹夾路、蟬聯不斷、喚之謂櫻三里、其實非止於三里、春色之佳、可想、惜差牙為枯枝者亦多、若繼植而續發、不亦善乎、伊豫民澆紙為生、田植黃葵、取其液、和楮穀以為紙、今花方發、陸奧所不見、至道後宿、古昔伊豫有道、前道後目、在今不知其境界所指、只存其遺名、冒一村、村有湯泉、仰生平地、斫石圓通中、加泉眼上、作槽、匝周、古史相傳、

天子御幸

天子御幸、聖德太子撰碑文、表異湯泉之効疾、其碑今不存、近世服元喬復撰文、欲樹碑、未果、浴者雖沈痾、凜雪立瘡、槽三所、其下者以洗馬、湯泉南有遺墟、溝渠未壅、河野氏所据、產好木綿布、擇其最佳者、織帖裝刀、為纏柄繩、世喚其緞、曰道後、

七日至松山城、北負山、南臨阡陌、遠瞻隈山、海接紫溟、為形勝地、見杉山平丞、去宿嘉市、老農二人亦來宿、共語桑麻、朴可愛、八日、山道上下村落向背不一、多植楮、剝櫪實為蠟、作膏或燭、得山中驛、農商相半、過此入溪、與水流左右、既而得佳境、水嚙右岸、山骨悉露、巨石如榻、茂木蔭之、秋陽可避、揭衣渡之、游魚驚散、据石久見、散者復集、追逐以戲、閑適之狀、以可人意、蟻蟻稍來、欲咬人、乃去、至內子村、訪安川公綽家、父母親族出迎、問江戶信、公綽在江戶、結交相友、九日、公綽舅彥六、携親戚四名、漁前溪、得年魚數十頭、燒落葉炙、獲、除村釀、班荆同醉、十日、雨、發內子、上堂彥六同行至大洲、嘉市以西、皆大洲管內、見祠宇梵碑甚罕、彥六曰、四國自空海產後、佛教甚盛、民力為之削

耗、有司方銳意為治、力除人心之蠹、害撤邪淫之祠廟、其民富且樸、有異于他邦、夜大野、子慎就見逆旅、子慎即公綽之友、其人沈靜溫良、猶對公綽、十一日、子慎剝啄來、謂曰、昨來雨急、比地川將溢、如何遲緩、則不可復濟、且逆旅地汙、恐為所浸、濡、即裝束、駕舟、至子慎家、西谷嘉左衛門、掘尾四郎次、弓削某、來語薦酒、皆江戶之所知、下舖雨愈暴、川益溢、水已及子城、三子家已見浸、乃蒼荒辭去、市人匈々曰、水進至坊、低屋被水數尺、墻壁半壞、歛篋席、擔什器、移之樓上、或高架、咿啞聲不斷、彥六命奴曰、井將淤泥、明日闔城無水矣、宜急汲蓄甕、既而戶外有艦聲、駭起見之、水流于街上、澹々、大夫加藤齋宮、乘舟巡視、汙穢浮出、井竈圍困皆混為一焉、余上樓避之、五更甕始收、人漸着瘼、

十二日、天猶陰、平地泥濘數寸、墻壁門廡、水痕或至一丈許、又果
苦乏清水、西谷掘尾二子來語、昨夜之狀、比地川源遠山高、諸溪
合併、動輒氾濫、如昨、水逕大洲城、西北入海、海口多鱸、候歲一必
漁、舟張旌旗、隊伍部分、一以陣法進退、在寓操練意、非專以漁爲
事、實爲壯觀、弓削某亦尋來、乃屬鄉書、
十三日、靄霽黯淡、將復雨、彥六曰、大洲地、氣候有頗異者、天將開
霽、平旦先陰焉、如昧爽而晴、則不崇朝必復雨、今之陰霽、乃是好
兆、辭子慎家、掘尾子迎余、烏銃街、送至郭外、熟稻悉爲泥沙壓、無
植立者、農夫終歲辛苦、徒爲一堆腐草、可愠也、彥六曰、如幸不出
三日、復得大雨、以浣洗之、庶幾收歲之半也、大洲以西、地脈墳起、
悉爲嶺、使民得平土者鮮矣、抵喜木、排舖積布帛、賣酒肉、亦小市
也、非僧若醫、不御緋繒、俗之質不似阿波、讚岐、抵伊賀、多南迫於

海、民半業漁蝦、墻壁皆雜碎石、泥之、厚二尺餘、不如是、輒海風扇
颺、壞圯立至、村長家獨大、宇和嶋侯、年々覲就、嘗於城下海口乘
舟、屢侵御鼻險、近改至是、上岸復自三机駕舟、是以堂室之大、爲
侯而設也、御鼻者在伊加多西十許里、正對豐後佐賀關、宿村正
宅、

十四日、路在山脊、左右皆海、村落依嶋、稻田僅鋤、谿間穀皆充租
稅、民就山植甘蔗、雜食海錯爲糧、牴犢牧此、土人曰、生長山澤狹
隘、動輒抖搜觸突、不受人之制、產海畔、則風氣曠濶、耳目習之、自
馴良易使、伊豫雖馬亦產、不居牛之半、其出土佐者、矮小力強、踰
界無復此種、世謂之土佐駒、有拳石、疏理輕惡、蒼白無澤、投水不
沈、嘗無此物、自薩摩櫻嶋焚崩之年有之、蓋海濤洶送也、山最高
處曰嘉一、北望中國諸嶋、螺髻點々、煙帆風棹、忽生於空、溟而俄

頃又失其所往，秋冬之交，風多西北，舟行必濱中國，春夏則風自東南，以傍四國，舵工以是爲訣，午後至三机，是爲九州津口，宇和嶋侯置戍，夕將井關，又右衛門則岡高從弟，致岡高書，又右衛門以疾不相見，使人訪余，岡高者，尾藤先生門人，宇和嶋之文學，投宿菊池宇，夕頗巨豪，爲村長，有船數隻，日借與漁戶，彥六外族，十五日，風濤，三机太多魚，每作鮓當鮓，飯寡魚多，余竊笑以爲如他州，以魚爲飯，夕之媒，三机人乃反之，村北此沙洲灣，曲有八幡祠，老松數株，翳之，祠側立碑，記宇和嶋侯舟船往來，有時風惡濤急，然無恐怖之虞者，藉神之靈而然也，文則藤好道生者所撰，土人以此日修祭事，童女盛裝，或鑼鐘鳴鼓，擔勝花，從神車後，無復歌謠雜劇之陋習，是夜中秋，海上湧金動搖，亦一奇也，十六日，僧禪那來語，頗解讀古詩，余留滯僻遠，眉頭久不伸，得禪

那與語，亦足消日，前洲有啞聲，宇投袂而起曰，是必獲多也，余亦從往，一人立山上，兩手執麕，衆船仰見，聽其指揮，麕揚則進，麕下則退，合則聚，分則散，惟魚之所在，是逐，已而網中爲一團銀色，海鱸數萬頭，鑽網欲脫，亦紅魚潑刺奮躍，海鱸爲之頭破尾斷，晚細削紅魚，加之飯上，屑葱薑和醬以食，方言謂之薩摩魚，美者莫如紅魚，世故稱魚中之大宰，十七日，雨不放舟，宇請名其子，菊池氏名有用，政字，有用直字，所以分旅類，請見其系譜，實爲肥後菊池氏裔，系統分明，非世妄濫者之比，蓋名家，十八日，諸國船比日來泊者，皆發，獨不許余之解纜，復畏御鼻險也，晚飯，極生鮮，畜鯿有法，竹籃盛之，固結其蓋，埋之潮際沙泥，不如是，飯時味殺，漁夫云，是夜風必疾，果然，

十九日、未牌游前洲、風嚮山影、全已深秋、

二十日、彥六辭去、

二十一日、村西山上建小亭、名曰遠見臺、以備外國虞、凡瀕海宜有此設、而他邦則未之聞、北方天昏如墨、土人曰、是日中國風雨、山多彙吾、俗謂彙吾爲款冬之別種、其說未可甚非、大抵自入四國、有彙吾則無款冬、有款冬則無彙吾、不復見其並生、蓋本一種之物、而因地其性乃移乎、但彙吾冬華、款冬春榮異耳、唐山諸家斷爲二物、無相涉之說、無乃未盡其性乎、記此以質博物家、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將飯前洲復下網、僅行擱鯽數頭來、其易得、猶摘園蔬也、三机乏菜、貧民不能多餐、彼此乘除、天地固無兩全、

二十四日、登村後山、山生雲母、蓋下品、土人卑之曰糞土、言其弗

成用、

二十五日、四國無狐有狸、其善靈魅勝於中州之狐、又生馴猴、歌舞應節、故使猴者、非產四國則不畜、

二十六日、自至三机、非風雨、必日登山、又浮舟、此日亦觀漁、臨夕天氣清朗、宇曰、明日請航送子、乃艤舟以待、海底有沈木、黝墨如玉、名曰扶桑木、俗以爲桑滄變改之前所埋、恐有然、

卷之四
續編
續編
續編

稟告

- 一 第一編月費未タ拂込マサル各位ハ至急拂込ムヘシ
- 二 月費拂込サレハ遺書ノ發送ヲ停止スヘシ
- 三 月費郵券代用ハ一割増ノ下
- 四 月費拂込ハ發行所内星野恭藏宛ノ下
- 五 前修遺書刊行ノ順序ハ本所採集ノ便利上完成ノ者
キリ着手スヘシ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町大字矢田川原百六拾九番地

發行所 桑名前修遺書編纂取扱所

全

發行人 星野恭藏

三重縣伊勢桑名町大字内堀六拾番地

明治廿四年十月廿六日印刷 編輯兼印刷人 佐治爲善

三重縣伊勢桑名町大字矢田川原百六十九番地

明治廿四年十月廿六日出版 同 星野恭藏

三重縣伊勢桑名町大字矢田川原百六十六番地

同 宇都野三郎

(非賣也)

(曾文金印刷)

